

乡土黔北 钱明

鱼塘河畔乌江寨

(一)

碧水一沟，青山数重。依山临水的栋栋瓦房，弯曲层叠的块块梯田，瞧一眼，就让人心醉。灯火万家，流光溢彩，百丈喷泉，或直冲云霄，或舒袖曼舞，或云烟飘摇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色彩梦幻般的交替、过渡，实在美轮美奂，妙不可言。

无人机灯光秀将“乌江寨”三个字明亮地抒写在幽幽夜空——如果此时，你就在乌江寨，就在鱼塘河的一条乌篷船上，一桨红波一桨雪浪地慢慢摇，这是否就是你一直向往的诗和远方？在流水的旋律上，有人拎着一桶桶绚丽的色彩，早就踩准晚籁的声声韵脚，尽情在天空与大地间泼洒了。“呱呱呱”，那几声蛙鸣，不经意地，雕琢出了最美的诗情画意。

这样的乌江寨，你想不想去看？我是地地道道的尚嵇人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背上行囊，跟我一起走进文化厚重的乌江寨。

(二)

乌江寨是集观光、休闲、度假、康养、会展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旅游度假区，位于播州区尚嵇镇鱼塘河谷，鱼塘河是乌江在播州境内的支流。乌江寨的核心景区在乌江村，之前叫长江村，属尚嵇镇。乌江寨东寨门、停车场、移民搬迁小区在香坪，属新民镇。尚嵇、新民、茅栗等三个镇，撤区设镇前，同属尚嵇区。

尚嵇是文化名镇，省级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，历史文化丰厚而悠久。

清代，尚嵇出了1个进士9个举人。清嘉庆进士李为，历任广东西宁知县、贵州黎平府教授、贵州省主管教育的教授（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），兼贵州省最高学府贵山书院掌院。云贵总督贺耦耕称他为“儒林楷模”，制成金匾送到家中，以颜其庐（此匾因兵燹被毁）。云南省巡抚张曜称他为“有威凤翔麟气象，具浑金璞玉精神”，是尚嵇文化的杰出代表。地方特色民间艺术

“国灯”是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“陈公祠”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“袁氏民居”，堪称黔北古木结构建筑的经典。红军强渡乌江遗址茶山关、大塘口，不光风景如画，还留下不少红色故事。

(三)

乌江寨景点沿鱼塘河谷两岸散布，在原始村落的基础上，依托恬静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古村落氛围，顺势就水形综合整治，系统地修缮、重建和改建，使景区成为错落有致、布局和谐的生态景观带。景区包括传统工艺作坊区、沿河民居度假区、民族文化表演区、茶马古道区、动漫创意区、红色营地教育区等12个街区，开辟了民俗展馆及传统工艺作坊，恢复了制陶、烤烟、做酱、老鹰茶等传统工艺品及食品加工，挖掘了染布、扎花、做竹器等传统技艺，不时还邀请表演傩戏、独竹漂、竹竿舞、苗族锦鸡舞等的民间艺人，展现黔北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。

乌江寨东、西各有一个栅口，过栅口均可进入乌江寨。寨中多为石板路，沿江有观景栈道。核心区在江西岸边，江边有广场、牌坊、戏台、水上粮仓，沿江靠山有一小街，山上有一白塔，塔上可观乌江寨全景。东岸两山夹一条浅沟，有山溪流清叠素，将东岸人家一分为二。有跨溪风雨长桥，桥上凭栏，可观西岸景色；桥下江边，是一片成梯的田土，几许田园层叠。寨北、寨南各有一座风雨桥连接东西两岸。江水碧蓝，瓦墨山青，篷船几点，游女琵琶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桥上观风景，你说这风景，又是怎样的美妙？

(四)

小青瓦、坡面屋、穿斗枋、转角楼、雕花窗、白粉墙、石雕、泥塑、浮雕……黔北民居特点，在乌江寨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老百姓居住的多为四列三间，三合头、四合院，则是当时大户人家住的院子，有的院子还

有照壁、龙门等。有照壁、龙门的院子，结构相对复杂些，但更具艺术风格和品位。

尚嵇最典型的木结构建筑是陈公祠。陈公祠主阁高30米，呈正六角形，为四层三檐六角攒尖顶结构，两侧各有一座阴阳阁陪衬，均高20米；在两阴阳阁东侧，各配建厢房一栋，成为一组山字形木结构建筑，在当时可谓气势恢宏。袁氏民居则为黔北典型的四合院，门窗木雕十分精致。

乌江寨几百栋民居散落在鱼塘河两岸，依山势而建。有的沿江吊脚，有的临崖悬居，有的在溪边，有的在瀑旁，有的甚至在水中。千山苍翠，一江水碧，“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；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；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”，高崖悬素，流溪叠雪，山岚、江雾，点点青瓦人家，只只篷船画舫，恍若落墨。

牌坊、戏台、寺庙、塔楼、民居、风雨桥等建筑，各据地势，各殊神态，雕龙刻凤，飞檐翘角。雕刻有阴刻、阳刻、浮雕、镂空雕等；内容松竹梅菊、三国、佛教、道教、二十四孝、唐诗意境等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，古意悠悠。

寨西绿谷廊桥、寨东亚鲁王廊桥、寨北大乙廊桥等三座廊桥，将寨东寨西连成一体，廊桥眺望，青山叠翠，白塔接云，碧江若带，楼阁相映。一步一景，景景古幽，一景一画，诗意盎然，走进乌江寨，仿佛就走进了一座黔北民居博物馆。

(五)

千尺布，百丈绢，风吹云绸荡，锦团绮丽开。一条条碎花染布挂在染坊边高大的木架上，绿树枝，空蓝天，如果此时你就坐在木架前的石板上，霞光刚好从条条染布的空隙间透过来，是否感觉有种轻柔拂过，让你的心都软了。春花的娇艳，秋叶的烂漫，是不是一尺一寸地，在你的眼中延展？美，此时无边。

石桥、石径、小街、酒幌、灯笼、竹帘，翰墨押韵的牌匾，“吱呀”开关的门声、店家的叫卖声，还有一卷的酒香菜香、人间的烟火味道，叫人忍不住停下脚步。随便走进一家小店，要个临窗临江的位置，尝尝黔北美食，品品酱酒醇香，看看窗外如画的风景，这未尝不是人间乐事。

船从在太乙阁码头启航，拨开江上的层层薄雾，穿行在乌江的碧波间，乌江寨如诗画卷在你面前缓缓展开。柳拂清浪，竹摇山风，篷船入画里。时光慢下来，是江水悠悠地流，欸乃的桨橹声，你听见没？原来，时间可以这样轻重成韵，一桨水白，一泻水清。这桨都摇进人心了，又何愁游人不醉？

万家灯火，银河落九天，一江灯影，长河炫彩。布景的烟雾四处缭绕，喷泉冲天，雪浪夭夭曼舞，篝火熊熊，游人尽兴踢踏欢歌。午夜时分，乌江古寨依旧是欢乐的海洋。乌江寨居住着当地汉族、苗族、侗族、布依族、土家族、彝族、黎族、傣族、侗族等9个民族的村民，地方民族文化丰富多彩。

在乌江寨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黔北的花灯、龙灯、狮子灯、蚌壳灯、车车灯、牛灯，观川剧折子戏、魔术、杂技、放烟花、燃烟火架等表演，唯发源于赤水河畔的独竹漂，赏流行于务川、道真一带的傩戏，品陶制工艺品的烧制，尝乌江鱼、辣子鸡、羊肉粉、黄糕粑、凉粉等黔北风味。在一盏茶或一杯酒里，看灯光濡染夜色如诗，听风声水声山声人声，合奏岁月如诗如歌……

(六)

如今，在尚嵇镇和附近苟江镇、新民镇去乌江寨的公路边，开了不少餐饮酒店。餐饮酒店或依山或傍水，山清水秀，一辆辆汽车停在一栋栋小楼的庭院边，喜气、安逸，简直就是一枝又一枝怒放的花朵。

如今的乌江寨，已成游客的打卡点。

看了乌江寨，相信你会和我一样不虛此行。

宋代刘伯温曾感慨：“江南千条水，云贵万重山。五百年后看，云贵胜江南。”

你说如今的乌江寨，是不是“云上美江南”？

五

我家老屋在蓄起来的水漫延下不见了，老屋旁边的学校操场、教室不见了，那些熟悉的老师身影也不见了……耳畔，同学们琅琅的读书声还在，老师高亢的讲课声还在，我在那里起步、启蒙、成长转变的过程还在……那些“还在”如我认识的每一个汉字，又组成许多语言回旋在我“知天命”的感悟里，激荡成一种可抓住又抓不住的时间撞击着生命的节拍。这个我无法言尽的节拍，应该就是生命的美好。

从1979年开始，家里每年都订两份大型文学刊物。父亲为了我们能读到更多的杂志，月刊选择上半年订一种，下半年订另一种，双月刊、季刊则选择零买。父亲让我们在这些杂志里与外界同步，与作家们的关注与思考同在。

记忆中，父亲回到家，手中的《小说月报》都是随手递给我，而我在第一时间看完后传递给兄弟姐妹们。小时候的阅读确定了我的行走方向，也给了我一种品味人生的特定味觉。在这种味觉里，我知道自我的失意用哪一类书来调和托升，得意用什么样的书来压住不轻飘。

在乡村的静谧与安好中，我这样认识土豆。一天早上，二姐让我去自家的土里挖土豆。我用惯常思维，拿起应子（一种量器，木制，斗的缩小版，装米的容量通常是三至四斤），就到了二姐指定的那块土，我在土边没有看见在家认识的那种土豆。疑惑之际，土边的树林里长了许多如土豆一样的东西，我拣了半应子回家，放在我家案板上。

一会儿，听见二姐大声问我土豆在哪里，不待我走进厨房，又听见二姐说：“这个也可以，是打屁泡，用青椒炒也好吃。”

二姐说的“打屁泡”是村里人的叫法，应该就是灰孢菌。这种菌生长过头了会爆开，发出“嘭”的声音，爆出许多灰一样的孢子。我当时没有这些认识，以为它是没有洗过前的土豆。

那以后，我知道土豆不是长在土面上，土面上的苗即使长得青葱油绿，也要把苗去掉才能得到土豆。那一次，我才真正懂了父亲常说的“麦苗、韭菜不分”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。

乡村土地能告诉我的东西，书本不一定告诉我；书本能给我的，乡村的土地未必生长。离开乡村，离开父母撑起的那个家，是我们成长的主题，这主题一直追赶着我们往前跑。

乡村的朴实与静谧托起我的书本，托起我的行走。在以往的岁月中，我以为自己随着书本的指引走到小时向往的远方，只有变数发生后，才知道我们的“以为”只是以为。出走的路，也是回归的路。根之所系，魂之所依。就这样，我在新的起点看人世的潮起潮落。

六

现在每回一次我的乡村，内心都有一种简单的宁静。

我知道那里有人们欲离还聚的人情世故，也知道轻轻翻开这些人情世故，便是我的乡村深藏的淳朴与真诚。那是世代相处的知根知底的时间长短，是人缘根系错综复杂的血脉相连。

有根脉之系，才有稳健之远。回望或遥望，远方既是起点，亦是终点。人生之轨不能断裂，不能有虚线，自我之实即人生轨道之实。

离乡村越近，我们离务实的距离越近。有一次，车轮陷进山间水渠沟里，拦下一辆车，小伙子看我一眼，便搬起石头填沟。从他的车上取来千斤顶，趴在沟渠边，用自身之力与地与车轮与手中的工具融在一起。接着，又一台车也停下来，齐心协力地将车轮抬到地面上。他们和我一样，都知道在这里走的人属于这里的乡村，都是祖祖辈辈守着这个乡村的人。

我的乡村古老的寄居方式，古老的同人之感，系牢的是一颗颗向往远归的现代人之心。回归我的乡村，就是回到最初的单纯与快乐，深悟自我内心的真诚与坦率。

岁月留痕 周兰香

寻年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……电视里播放着熟悉的诗句，窗外断断续续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小孩的喧闹声，小区的树丫挂着红红的灯笼。

街头，人们步履匆匆。我突发奇想地出门寻找年的足迹。凑热闹似的赶去集贸市场，感受一下年的气息。人们比肩接踵，在一个个摊位前讨价还价，车厘子、雪梨、苹果，还有一筐挨着一筐的坚果、糖果，都在等着被人们带回家去。水箱里大大小小的各种鱼，在迫不及待地蹦跳着……年，在人们的热闹中。

公园里，远远望见一长排桌子的两旁挤满了人，在写对联。年过半百的老先生们，手中的笔行云流水，一副副对联写成，边上的市民乐呵呵地接了过去，那样子，就像捡到了金元宝。年，一直在身边。

转角处，几个小孩手中拿着烟花。一支小小的烟花在手中，是那样的兴奋。年，一直都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里。

出门归来，打开手机，各种关于年的报道接踵而至，把人们关于年的记忆打开。父母在家门口的蹒跚徘徊，孩童院边的翘首企盼，姐弟相逢的深情拥抱，还有喷香的各色美食，写春联、贴福字……再忙碌的人，也会情不自禁感怀，于是，回家的脚步悄然响起。不惧风雪，哪怕万水千山，也毅然收拾行囊，踏上归途。

年，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乡愁。从最古老的追赶“年”兽，到现在的阖家团聚，时光交替，岁月流逝，变换的是归家的路途和方式，不变的是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。只要团聚，哪怕是餐桌上极筒的几道菜肴，也是美味。

那，就是年！

生活散记

王晓露

我的乡村(下)



春江水暖

罗逸摄

诗词歌赋 罗辉

遵义酱酒赋

巍巍大娄山，莽莽赤水河。天赐毓秀，地蕴宝藏；川渝枕望，黔滇云商。枸酱甘美，千年流光；转折之地，竟发其祥。

湘江流雅韵，三阁化黔邦。昔往矣，轻舟解岸，谪仙放歌夜郎；今来思，花茂鸿音，乡愁汇客八方。梳池汨汨，春风荡荡；天渠涓涓，五

谷盈仓。醉美遵义，酱韵飘香；遵义酱酒，振翅高翔。银瓶乍响，百川滚烫；金波迎盏，万树烟光。遵欢传庆，遵好思扬；遵牛奋蹄，砥砺担当；遵梦前行，风采华章；遵逢盛世，诗骚吟唱。三峡影动，酒波破浪；桂棹兰桨，渔歌炫亮；凤凰泉冷，染醉荷塘；丰华遵酱，世代隆昌。

沙滩参儒典，金鼎释梵场。君不见，乡村振兴，国富民强；酒旅并举，工农登场。酝大业，遵酱启航。四新赋能，荟萃众芳；四海结邻，报以琼浆。朝斯夕斯，但为佳酿；念兹在兹，遵酱宏光。

或曰：清醇之美，始于耒耜。壮哉，美哉。躬逢以赋，短引疏间。

古邑播州盛月光，丹霞散绮醉荷塘。新丰绿醪壮行色，碧野仙踪入梦狂。优雅细腻浑一体，绵柔馥郁是同窗。五湖叱浪飞鱼白，遵酱风流锦绣藏。